

我和我的祖国

平顶山宾馆往事

◎高德领

2019年6月22日,随着一声巨响,平顶山宾馆南楼轰然而倒。曾经辉煌一时的平顶山宾馆从此成为历史,关于它的记忆,也将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

平顶山宾馆的前身是平顶山市委第三招待所,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1974年正式投入使用,尽管面积不大,最初只有北边的一幢三层小楼,但已经是那个年代全市少有的高档接待场所了,后来又在靠东头接了两间,面积才有3000平方米左右。

改革开放后,平顶山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些大型项目、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建设,来视察的中央和省里领导逐渐增多。1981年5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来平视察,曾入住市委三所。1982年9月,姚孟电厂3号、4号机组开工建设,这两台机组引进的是比利时的设备和技术,同时也迎来了来华工作的比利时和法国专家,为此,省电力局专门在市委三所南边新建了一幢4层专家楼,即后来的宾馆南楼。随着姚孟电厂3号、4号机组相继建成并网发电,该厂装机容量跃居全国火电厂第四位,外国专家相继离去后,专家楼移交市里使用。平顶山市委三所也于1983年10月改称平顶山市委三所,后又改称平顶山宾馆。至此,平顶山宾馆形成了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有各类客房88间(套)的规模,接着又在西

边盖起了会议室及餐厅、操作间,餐位达到250个。

伴随着平顶山的快速发展,平顶山宾馆也进入了辉煌时期。这里一度成了平顶山市委政治中心的一部分,来平交流、工作的专家暂居这里;来平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领导在这里听汇报、作指示,论证决策一些重要项目、重点工程;市里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从这里向外传递重要信息。这里成了鹰城的政治地标之一。

1984年4月3日-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乔石、团中央书记胡锦涛的陪同下莅平视察姚孟电厂、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之后下榻平顶山宾馆北楼二楼,在这里听取汇报,并要求平顶山市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力争火电向300万千瓦到400万千瓦进军。这些对平顶山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的煤炭资源的开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87年4月19日-23日,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平顶山宾馆召开,来自全国的近200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陶铸夫人曾志、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曾山夫人邓六金、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等革命老大姐和时任司法部长、中央有关部门及省市领导出席并讲话。在这次会议上,我市关心下一代

协会(后改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授予全国预防青少年犯罪先进单位。几十年过去了,我市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硕果累累,至今仍开展得有声有色。

1992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平视察,入住平顶山宾馆,现场视察后在西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汇报会上,朱镕基对平顶山市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抓好农业,积极兴办第三产业,大力发展轻工业,对平顶山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转型指明了方向。

1995年10月12日-17日,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我市举行,为迎接这一盛会,平顶山宾馆专门对北楼、南楼进行了整修。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骆玉笙带领众多明星入住这里,他们的到来给鹰城带来了欢乐。我当时在市委任职,负责接待工作,印象最深的是马季先生和他的弟子组成的“马家军”。有一天,马季先生对我说,他和弟子们平时也难得聚这么齐,想趁此机会在一起聚一聚。我欣然允诺并帮助组织。于是在宾馆西楼前面,马季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欢聚一堂,大概有二十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姜昆、冯巩、赵炎都在。他们合影留念,合影前先做自我介绍,有人说自己是马季先生的徒弟,有人说自己是马季先生的徒孙。明星不愧为明星,发言幽默、诙谐又

一位老人的爱国情怀

◎袁占才

今天,国家富强昌盛,那是多少英烈、功臣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每每在缅怀先辈的时,也总会想起以前的一位老同事。

老人叫尤华坤,1903年生,鲁山张良人,19岁考入湖北老河口教会中学,28岁考入许昌护校,以优异成绩成为河南省少有的高级护士。1955年,她回到鲁山县医院担任助产士。1958年,大放卫星,鲁山是重灾区,在鸣放时,老人说了几句掏心窝子却不太适宜的话,诸如“粮食标准低,产妇吃不饱饭”“医院培养人,看中谁是朵花,看中谁是废铁”,被县整风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撤职开除,遣送原籍监督劳动。

1979年3月,鲁山县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尤华坤的论点不属右派言论,原划右派,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工资待遇。

尤老由农村老家重新搬回县医院东家属院居住。55岁被打成右派,“摘帽”时已76岁,要说这个年龄在家安享晚年就行了,但尤老发挥余热,坚持上班。医院缺技术人才,接生方面她经验丰富,但凡遇到危重病人,就到场指导施救。

老人自费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医院办公室的范敏大姐也在东家属院住,就义务担负起为老人送报的任务。闲时一日一送,忙时三日两送。每每去时,敏姐见老人要么是眼戴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躬身看报,要么是小心翼翼在剪报,她把一张张《参考消息》剪了一个窟窿又一个窟窿。

敏姐问老人为何爱看《参考消息》,老人说:“一个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平安,不打仗了好多。”

时间久了,两人感情亲近。敏姐问她:“你被打成右派20多年,抱不抱怨?”老人说:“有什么埋怨的!”又问:“你这一辈子,咋没成家?”老人笑说:“错过了。”

因参加工作早,尤老的工资是医院最高的。

敏姐发现,尤老生活简朴。住一间房子,没一件像样摆设,入眼是门口两厚摞《参考消息》,吃饭多以咸菜佐餐。有一次,她陪老人到街口割肉,老人让人家割3毛钱的。卖肉的割下来一称,说4毛。尤老让人家再去下来一毛,卖肉的说没法去,让她拿走。尤老坚持:“你不去掉,我不要。宁可不吃肉,我也不能占你便宜。”无奈,卖肉的象征性割下一点儿,尤老这才把肉拿了。当时的肉价,大概是一斤9毛7分钱。

尤老有病住院,她侄女来伺候她,侄女发烧,知道医生给尤老开的药里有阿司匹林,说:“姑姑,您的阿司匹林我吃一片。”尤老赶紧制止,说:“我吃的药医院报销,你到外面买去。”弄得侄女老不高兴。

在日常接触中,范敏发现一个秘密,每隔两三个月,尤老就到邮局汇一次款。范敏问她给谁汇钱,她说是汇给国家,造航母用的。敏姐不知道航母是怎么回事,便也没再往下追问。

医院收到过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信件,

都是范敏给尤老送过去的。想来,这是国务院回复或表扬尤老的函件。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尤老身体每况愈下。为便于照顾生活起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尤老的侄孙王昌平把她接到许昌居住。但尤老执意不和侄孙住一起,无奈,王昌平只好就近租了间房子给姑婆住,并为她雇了位保姆。保姆有心给尤老做好吃的,但她不让,总是简到又简,一毛钱韭菜能吃两三天,家里连油、味精、五香粉等调料也不让备。保姆想不通,她工资不低,要钱弄啥哩?

1996年秋,93岁高龄的尤华坤病重,她把昌平叫到床前,叮嘱道:“昌平,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不足3万块钱的积蓄。现在,我把存折交给你,你把它取出来,捐给国家造航母用。”

王昌平吃了一惊。他也早听姑婆说过,她曾捐款给国家建航母的事,至于捐过多少,姑婆没说过,他也没问过。

遵从老人的愿望,王昌平立马把这笔存款取了出来,寻找受捐单位。他接连跑了市政府、军分区等四五家单位,可人家都回答:没听说国家有建造航母的计划。

这些单位除了对老人的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外,没人敢收这笔数额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款。

在老人弥留之际,昌平又征询姑婆的意见。尤老用微弱的声音说:“实在捐不出去,捐给教育也行,为国家多培养几个人才。”

1996年10月,尤老带着遗憾离开人世。钱捐给哪所学校呢?王昌平考虑,姑婆

秋风是在深秋时候才来的,人们的认知习惯是在霜降以后,唯有这时的秋风,养足了成色,铆足了力道,有几个个性和气韵。

谁也说不清秋风是哪天来的,也弄不清是白昼或夜晚,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唱着跳着来了,像亲戚家活泼的姑娘。有了秋风,大自然才多姿多彩,于是,人们总是以友好的姿态迎纳清爽多情的秋风。

秋风钟情乡野和山林,刚刚安顿下来,征尘未洗,就钻进漫山遍野的角角落落。匆忙地游走,欣然地浏览。游完了,看罢了,脑海里就有了构图的腹稿,哪里着什么色,哪里涂什么彩,似乎成竹于心。画布很大,宽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秋风似乎在故意吊人们的胃口,娇美地端坐,不急不躁,出奇地淡定,好似哪里还没想好,也许正在调试颜料,或者在等一个绝好的时辰,秋阳的助力还是秋月的映衬?人们在等待中倦怠,在睡意朦胧中吃语。忽在一个晨曦散去、暖阳升起时刻,人们惊讶地发现,山林变了,山野变了,赤橙黄绿,变得五颜六色。仿佛在一夜之间,秋风完成了她的巨幅杰作。当人们惊叹不已的时候,秋风却在与秋叶呢喃细语,仿佛在轻描淡写地说,她不过小试画笔而已。

秋风在倾心推敲画作下一步的精致与完美。歇息的空隙,秋风到村里转悠,样子有些顽皮。一会儿去拨拉几下人家的窗纸,弄得窗纸发痒,哗哗啦啦地笑;一会儿去拍打几下谁家屋檐下的风铃,风铃就唱歌给她听。广场花坛旁的座椅上,几个老太太在聊家常,秋风就悄悄地溜过去,吹拂老人的银发,或者去掀动老人的衣角,弄得她们心旌荡漾,一改过往的岁月沧桑,开启油光而塌陷的嘴巴,半娇半羞地把隐藏几十年的甜美隐情一股脑儿道了个

底儿漏。秋风似乎还没有玩耍尽兴,追赶着鸡犬鸭鹅疯跑,把家禽家畜的羽毛吹得杂乱无章。秋风爬到树梢,手足舞蹈,细弱的枝丫便跟着摇摆,偷笑家禽的滑稽表演。

秋风温和的时候,是山乡秋野最美的时刻。秋风的温情里也常有出人意料地恶作剧,本意是带来快乐和欢笑,手法却有点调侃和顽劣。河边的村姑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树枝上,秋风冷不丁窜出来,忽闪一地,而后嬉笑着蹦蹦跳跳了。乡场的水泥地上,摊下一片片金黄的玉米粒儿,秋风学坏,呼呼啦啦撒上一层落叶,折腾得几位老人忙去躬身拾掇,秋风则围着他们撒欢儿。

秋风也有自己的个性,不轻易招惹了她,她立马使出小性子,狂野撒泼。一个秋阳落暮的黄昏,不知是谁不小心碰翻了秋风的画盘,还是哪个动了她的画笔,一向婉约清雅的秋风扯掉端庄的外衣,摸刀跨马,疾风奔腾,闹腾得几位老人忙去躬身拾掇,秋风则围着他们撒欢儿。

不知是谁哄下了秋风,安抚了她狂躁不安

的脾气。第二天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秋风温婉如前,在阡陌上游走,忽而又见她端坐山溪畔,轻吟浅唱,人们依稀听出那是唐诗宋词的韵律。

秋风大约是从山野乡间走出去的精灵,对乡村和山川格外垂爱,她似乎不太喜欢城市。也许,在她的词典里,城市是个拥挤不堪的块垒,不像旷野那么辽阔,人工打造几处休闲场所,也是片片落落,无从下笔着墨,等把气势磅礴的秋野画作竣工了,顺手捎带在城市的角落涂抹几笔就打发了。

人们不得不叹服秋风是有高深学问的。几天以后,天地之间的一幅巨制画作绘制而成。枫叶霜红,层林尽染,哪处橙黄,哪处暗绿,墨色恰到好处,运笔错落有致。文人墨客们来了,摄影行当的长枪短炮来了,进山入林,涉水越岗,游走山野,观赏美景,赞誉声沸腾了写满诗意的空旷原野。

最为得意的要数秋风了,她自豪地提起狼毫笔,写下奇特独有的落款:己亥深秋,秋风作于乾坤间。

秋风忽然想起城市,于是向栖居城市的居民发出请柬。形式很特别,她不通过微信喧嚷,也不借用网络平台吆喝,而是亲自到城市游走一圈,用魅力牵动家庭小轿车的引擎往山

不失优雅。半个多小时的自我介绍成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表演,本来还准备中午在一起吃饭,因有人要去演出,有人急于返京,只好作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河南省委主要领导的李长春、李克强、侯宗宾也多次在这里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安排部署工作。这里还接待过李德生、钱正英、袁宝华、胡绳、焦若愚等领导同志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及其丈夫以及著名作家二月河等社会名流。

1991年,平顶山宾馆被省旅游局评定为二星级旅游涉外饭店,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示范单位”、首批“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星级饭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河南省十佳宾馆”等多项殊荣,先后多次接待美国、日本、俄罗斯、比利时、德国等数十个国家的重要外宾、专家学者及港澳台同胞,是鹰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新城区的开发建设以及政治中心的西移,平顶山宾馆的生存也迎来了挑战,再加上餐饮市场的激烈竞争,其经营愈发困难,最终于2012年彻底改制,并在原址上开发建设商住小区,但平顶山宾馆和历届宾馆人为平顶山市的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历史不会忘记,鹰城人民不会忘记。

是张良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在姑婆被打成右派期间,家门口的学校老师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不妨就捐给姑婆的母校吧!

尤华坤逝世两周年,王昌平回老家为姑婆上坟后,来到她曾就读过的张良二中,见到校长王文选,商谈捐款事宜。两人考虑,尤老生前重视教育,不妨用这笔钱设立“尤华坤奖学金”。张良二中把这笔捐款用5年时间奖励给了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这也算是了却了王昌平的一片心意。

2017年4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航空母舰在大连下水,举国欢庆。王昌平得知消息后,专程从许昌回到鲁山,到姑婆坟前烧纸祭奠,告慰老人:“姑婆,您的遗愿实现了,您安心吧!”

我1982年从护校毕业,在鲁山县医院工作过6年。其间,在东家属院见过尤老数次,记得老人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只是,我根本想不到老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奉献精神。

国庆70周年庆典,敏姐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你该写一写尤老。”

老人前半生的经历是个谜,没人说得清。很可能,她是目睹了外族侮辱我们的情景,才有了自觉自醒。

渺小之人,多有伟大之举;平凡之人,也有高尚之处。

闪烁的聚光灯从没有照到过尤华坤老人身上,但她比一般人都高尚。

事隔23年之后,在国庆70周年之际,我的一杆拙笔,想记上几句。

秋风的巨制画作,刻下季节轮回的瞬间,留给丰饶的大地,留给人们永恒的记忆。秋风收拾行装作别的时候,庄重承诺,画作是对大地的馈赠,她不带走,留下供人们长期观赏,直到下一个季节到来。

这种感情总是会如潮水般流进我的文字里。我试图描写城市,但我流不住它的脉搏,走不进它的内心,哪怕是一条小小的胡同,我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而故乡的田野、河流、庄稼和牛羊鸡鸭,不仅构成了我文字的根系和果实,也决定了我人生的取向。我这支笔只有触到故乡时,才会像放牧牛羊的长鞭那样用出啪啪的响声,才会像锋利的镰刀那样收获诗意的五谷。哪怕是雨后的几棵小草、雪中的几根树枝,都会让我的灵魂和语言轻盈起来、灵动起来、透亮起来,甚至是跌宕起伏、深情优雅。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忍不住的笑声和泪水,有写不完的风景和故事,有肉体都能飞升起来的快乐。

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目光去审视我的故乡,这时我深情地发现:故乡的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我难以割舍的故事;故乡的每一朵野花儿,都有我魂牵梦萦的记忆;故乡的每一捧泥土里,都有我泪水打湿的亲情。我的左邻右舍,会在不经意时突然走上我的书桌,和我拉起家常。连我养过的小狗、小猫、小兔,也会在夜半的灯光里突然跳上我的稿笺,对我撒欢,冲我撒欢儿。还有那些被牛蹄子踩来踩去的日子,那些被老黄狗叨来叨去的典故,那些被喜鹊唱来唱去的喜事,那些长着谷子、玉米、小麦、大豆、红薯的季节,还有大红盖头迎娶新娘儿的热闹,喇叭鸣咽里埋葬亲人的悲伤……都在我思念故乡时闪亮登场。它们的光彩和神韵、喜悦和悲哀,让鲜亮的城市突然都黯然失色了,也让我毅然挥挥手离开了那座城市,重归我原生的状态。

于是,我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字,因为故乡就在我灵魂的深处。当双脚重新站在故乡的泥土上,我的思想开始了再一次发育。

创文二三事

◎邱利刚

“曹姨好。”每天早上上班碰到曹姨,我都要大声招呼。她低着头,忙碌地清扫着楼前的道路,一缕白发在额前晃来晃去。

今年74岁的曹姨是一名老党员,被社区评为好婆婆。提起曹姨,不得不说一说老小区和无主管庭院,这些庭院或户数少或老年人多,一些楼道内堆放的杂物清理起来难度大。曹姨看到社区张贴的通知后,第一个来到社区。我们和她聊起了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希望她带个好头,把家属院的环境变得更美、更好。没想到曹姨爽快答应下来,并立即和老伴儿一动手整理楼道里的杂物,能用的挪到屋里,不能用的当作废品卖掉。其他居民看到曹姨这么大年纪了觉悟还这么高,深受感动。在曹姨的示范带动下,小区内堆放的杂物很快被清理完毕,楼道内小广告和蜘蛛网也不见了,看上去舒服多了。

送女儿上学火急火燎的。逆行了一小段后,女儿突然小声说:“爸爸,你忘了昨晚给你的《致家长的一封信》,要求家长签字做文明有礼鹰城人,有一条是啥?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女儿话里话外都在责备我没有带好头。回想起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因急着送她上学,逆向而行的我差一点被迎面骑摩托的小伙子撞倒,当时女儿的头狠狠地撞到了我的背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路过出事的十字路口时,女儿都会不停地说:“爸爸,小心点,别再碰疼了我的头。”在学校门口,女儿指了指电子显示屏上的创文宣传语,嘱咐我接送她时要按照老师在群里发的要求来做。我带着女儿按照学校门口划好的学生安全通道进入学校,放心地上班去了。

自从社区小喇叭循环播放文明养犬的温馨提示后,大家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了许多。一位穿着讲究、很优雅的女士把小狗的粪便用纸清理掉,这一幕被我用手机拍下,发到微信群和朋友圈中,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对门邻居牵着狗在散步,打招呼时还不忘自我表扬一番,说自己遛狗总是拴狗绳。看到社区文明遛狗的人不断增多,大家心里很欣慰,这种蔚然成风的文明行为让人看着既文雅又舒心。

文明见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化地产生示范带动效应。文明不分你我、不分职业、不分大小,让我们为了鹰城更美好,自觉用文明行为感染周围人吧!

灵魂深处的故乡

◎茹喜斌

我在故乡生活了20个春秋。我忘掉城北清清的洛河水,城南青青的锦屏山。秋日的傍晚,我让目光追逐着远去的小船,或是跑到山顶眺望晚霞。我想走向外面的世界,那是我一个执着的梦。

这个梦在我20岁时终于实现。当我坐上火车直奔南方,那种兴奋让我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单位是地质队,就在湖南郴州市郊的小镇上。小镇有工厂、剧院、舞厅、茶社,青山、绿水、竹林、公园,热闹繁华胜过老家的县城。

我在子弟学校教初中语文,讲台上我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仿佛满腹经纶、博识天下。课后,继续我的创作梦。

我时常在周末走进市里,去感受城市人的自豪。但是,当这种激动消退之后,我渐渐意识到我仍然是乡下人。我分明感觉我的内心依然没能走出乡村的车辙和记忆,故乡的那些沟沟坎坎、山地土坡依然如影随形,让我无法忘怀。

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无法言容。但我决心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我不能继续坐在老家的天井里。这种欲望就像火一样烧灼着我。我行走远方重新求学,我要重塑灵魂和生命。

毕业后,我终于走进了真正的城市,主编一份文学小报。我的谈吐举止,衣着打扮开始向城市靠近,但我感觉自己依然是乡下人。我豫西山石之声的腔调,甚至和女作者交往时的羞涩……终于,我知道乡村的生活经历已经凝进我的血液和灵魂,无论我离故乡多远,都走不出她的气息和情感,我永远都是她搂抱在怀里那个她亲不够的孩童,我永远都在牵挂着我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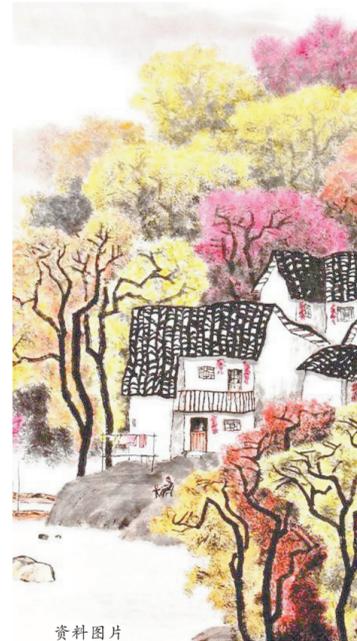
这种感情总是会如潮水般流进我的文字里。我试图描写城市,但我流不住它的脉搏,走不进它的内心,哪怕是一条小小的胡同,我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而故乡的田野、河流、庄稼和牛羊鸡鸭,不仅构成了我文字的根系和果实,也决定了我人生的取向。我这支笔只有触到故乡时,才会像放牧牛羊的长鞭那样用出啪啪的响声,才会像锋利的镰刀那样收获诗意的五谷。哪怕是雨后的几棵小草、雪中的几根树枝,都会让我的灵魂和语言轻盈起来、灵动起来、透亮起来,甚至是跌宕起伏、深情优雅。也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忍不住的笑声和泪水,有写不完的风景和故事,有肉体都能飞升起来的快乐。

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目光去审视我的故乡,这时我深情地发现:故乡的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我难以割舍的故事;故乡的每一朵野花儿,都有我魂牵梦萦的记忆;故乡的每一捧泥土里,都有我泪水打湿的亲情。我的左邻右舍,会在不经意时突然走上我的书桌,和我拉起家常。连我养过的小狗、小猫、小兔,也会在夜半的灯光里突然跳上我的稿笺,对我撒欢,冲我撒欢儿。还有那些被牛蹄子踩来踩去的日子,那些被老黄狗叨来叨去的典故,那些被喜鹊唱来唱去的喜事,那些长着谷子、玉米、小麦、大豆、红薯的季节,还有大红盖头迎娶新娘儿的热闹,喇叭鸣咽里埋葬亲人的悲伤……都在我思念故乡时闪亮登场。它们的光彩和神韵、喜悦和悲哀,让鲜亮的城市突然都黯然失色了,也让我毅然挥挥手离开了那座城市,重归我原生的状态。

于是,我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字,因为故乡就在我灵魂的深处。当双脚重新站在故乡的泥土上,我的思想开始了再一次发育。

秋风词

◎叶剑秀



资料图片